2025年11月9日 星期日

情到深处

1938年3月,湖北武汉,春寒料峭。 清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轮 船即将顺流而下。甲板上凭栏而立的 人群中,一名女战士使劲地挥动双手, 朝码头上送行的八路军官兵高声喊道:

"战友们,战场上再相见啦!" 这名激情澎湃的女战士叫杨瑞 年。10天前,她还在汾河之畔的八路军 第115师。此时,她要与70多位学兵一

道南下南昌,奔赴新四军军部工作。

1916年,杨瑞年出生于苏南镇江的 一个书香世家。1928年5月,日军侵略 山东济南,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12岁的杨瑞年,此时就读于镇江第三女 子高等小学。她登台慷慨陈词,呼吁抵 制日货,抗击日寇暴行。在她的影响 下,女同学们纷纷脱掉日式花布洋装, 换上了清一色的中国土蓝布旗袍。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杨瑞年与中共 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带领爱国青年排 演《咆哮的河北》等抗日短剧。在剧院 公演遭到国民党特务阻挠后,他们毅然 走上街头、奔赴农村,坚持开展抗日 宣传。

1937年,在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杨 瑞年离家北上,来到山西临汾刘村,成为 八路军第115师学兵队的一名学兵。次 年2月,学兵队举行毕业典礼,前来视察 工作的朱德总司令看望了全体学兵,并 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的消息。

得知遭受日寇蹂躏的江南故乡,崛 起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劲旅,杨瑞年喜 极而泣。听说要抽调一批骨干赴新四 军工作时,她立即递交申请书。

与战友们一同到达南昌后,杨瑞年 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担任 女兵队副队长。不久,她随军部移驻皖 南泾县。在那里,杨瑞年把全部战斗热 情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和演出中。她主 演的《送郎上前线》《送才郎》等小歌剧, 表演入情入戏,感人至深,官兵亲切地 称她为"战地小百灵"。

1938年夏,杨瑞年带领女兵队到泾 县厚岸古镇演出,途经一个遭到敌机轰 炸的山村时,看到山坡上新坟累累,白 幡如林,不禁潸然泪下。在演唱《流亡 三部曲》时,这悲惨一幕倏然浮现眼前, 令她在演唱歌词"爹娘啊!爹娘啊!什 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油然带出 一串悲怆的颤音,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 "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愤怒口号,20多 名青年当场报名参加新四军。

这次演出归来,杨瑞年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拥 有了一个崭新而神圣的生命,我要更勇 敢的战斗来呵护她!"

杨瑞年不知道,其时,她的妹妹杨 青年正在遥远的徐州战场,经受着炼狱 般的战火炙烤。

1938年5月的一个傍晚,残阳如

豫东永城的一条三岔路口上,十几 个衣衫褴褛的战士骑在马上,久久凝望



着徐州方向,那里正浓烟滚滚、枪炮声 不断。领头的女兵朝着战场方向深深 一揖,毅然一挥手说:"走——去延安!" 带领众人拨转马头,向西疾驰而去。

这名女兵,正是杨瑞年的胞妹杨

1937年秋,受大姐杨瑞年的影响, 杨青年偷偷离家参加了青年学生抗日 宣传队。在搭船沿运河北上的途中,宣 传队遇到从山西前线向鲁南开拔的川 军第22集团军,被编入军部战地服务 团,随之开赴枣庄、滕县前线。

时值台儿庄战役箭在弦上,急欲南 侵的日寇视滕县为打开徐州北门户的 "拦路石"。1938年3月,日军出动重兵对 滕县发起围攻,守军第122师一部展开顽 强抵抗。宣传队冒着炮火穿梭在阵地 上,用一首首激昂的歌曲鼓舞士气。经 过3昼夜激战,师长王铭章及2000余官 兵殉国,滕县失守。

徐州保卫战失利后,蒋介石嫡系部 队抢先突围,第22集团军奉命殿后。战 地服务团在撤退途中遭到敌机轰炸,队 伍被打散。杨青年等17名战士侥幸冲 过日寇封锁线。

经历人生第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一 腔热血的杨青年心中激愤如潮。前线 将士浴血牺牲,令她唏嘘痛心;国民党 军高层的派系内斗、错失战机,更让她 愤恨不已。至此,她突然醒悟,投身抗 战洪流方向是正确的,道路却选错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杨青年 一行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她被编 入抗大第4期女生队。这一年,杨青年 刚满18岁。

1940年8月,在抗大担任教员的杨 青年被调入新组建的八路军第5纵队, 开赴淮海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她不仅 实现了人党愿望,还与一名战友结为革 编为新四军第3师,挺进苏北开辟盐阜 抗日根据地。杨青年担任阜宁县盐阜区

1941年7月,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 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 领导机关转入盐阜乡村开展游击战。 杨青年组织区武工队的战士们,承担起 侦察敌情、传送情报的任务。9月,第3 师独立旅在盐阜区沿海滩涂开设野战 医院,收容伤病员200多余人。杨青年 带领"十姑娘护理队",昼夜坚守在芦苇 荡中,保证粮食和药品及时运送到位, 直到伤员痊愈归队才撤回。独立旅一 位领导见到杨青年称赞:"这个年轻女 将不简单!"

Ξ

1938年秋,杨瑞年调任新四军教导 总队训练处文化教员。

离开紧张的排练和演出,杨瑞年经 常回想起往事。曾经也是一个秋夜,她 参军前在镇江组织抗日团体"读书会" 活动时,弟弟杨华年为她跑腿送信时机 灵的模样,蓦然浮现在眼前。当时,弟 弟虽然只有15岁,但抗日救亡的信念早 已植入心灵。想到此处,她连夜给大哥 写信:"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叫弟弟华 年到我这里来吧。"

见到大姐来信后,杨华年立即动身 奔赴皖南。因有一定文化功底,杨华年 在参加教导总队培训后,被分配到军部

从杨华年口中,杨瑞年得知妹妹杨 青年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再看到英俊 威武的弟弟,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爆发。受伤被俘的杨瑞年在押解途中, 看到日夜牵挂的弟弟也在押解队伍中, 顿时心如刀绞。

抵达上饶集中营后,敌人对被囚的 新四军官兵进行了残酷的折磨。面对 严刑拷打与百般利诱,杨瑞年和战友们 坚贞不屈,勇敢地进行斗争。

1941年7月,集中营特务头子为软 化关押的抗日"囚徒",掩盖暴行,筹划 成立了"更新剧团"。他们打探到杨瑞 年有演出经验,点名要她当主角,遭到 杨瑞年断然拒绝。后来,狱中秘密党支 部分析认为,如果外出演出,或可找到 越狱的机会,杨瑞年才决定参加。

杨瑞年义正词严地向特务头子提 少其做布景,邵宇担任化妆。此二人是 新四军中的著名画家。秘密党支部考 虑分批越狱,先安排赖少其等5人脱离 魔掌。敌人不明就里,满口答应。

12月6日傍晚,"更新剧团"被汽车 拉到铅山县城演出。在杨瑞年登台演 唱歌曲《茉莉花》时,趁台下的宪兵看得 目不转睛,5位同志悄悄溜出剧院,奔向 武夷山区。1942年元旦前夕,又有几位 同志以同样的方式成功越狱。特务头 子认定杨瑞年是"幕后策划者",解散了 "更新剧团",对她施以加倍的迫害。

姐,但也像姐姐一样与敌人斗智斗勇。一

天,集中营教唱国民党党歌和三青团团 歌,杨华年带头将有关歌词改为"我们是 共产主义的青年"。特务队长用扁担将他 毒打一顿,杨华年咬紧牙关不吭一声。

遍体鳞伤的杨华年被押回牢房,难 友邢济民悄悄地告诉他:新四军已经在 苏北重建军部,编制7个师,由陈毅代理 军长。杨华年高兴得忘了疼痛,抓住邢 济民的手说:"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冲出

"囚衣虽加身,吾血犹沸腾!"

凶残的敌人已悄悄举起了屠刀。

1942年夏初,日军大举进攻浙赣地 区。从6月5日起,上饶集中营匆忙分 批向福建转移。17日,杨华年所在的第 6队率先到达崇安赤石镇,秘密党支部 决定在渡河时举行暴动,进入崇溪南岸

下午4时许,第一批"囚犯"乘坐渡 船过河后,只有几个宪兵留在南岸看 守。当渡船返回河中心时,秘密党支部 负责人王羲亭高呼一声:"同志们,冲 啊!"蹲在河岸边的"囚犯们"立即起身, 向山上飞奔而去。几个看守宪兵慌忙 举枪射击,但许多同志已经跑进树林 里,踏上重返抗日前线的征途。

杨华年就在突围人群中,但长期的 苦役与身上的旧伤导致他体力不支,在奔 跑中跌伤了腿。战友们要背他,他坚决不 肯,只身爬进山沟躲藏起来。第二天早 晨,杨华年被搜山的宪兵队发现,在同敌

中数枪,像大树一样轰然倒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对苏北发动 大规模进攻,新四军第3师奉命挺进东 北。杨青年随部队开进途中,忍痛将尚 在襁褓中的女儿寄养在一个老乡家 里。1947年,杨青年在大连码头组织军 需物资紧急转运时,因连续数昼夜劳累 不幸牺牲,与姐姐一样,灿烂年华定格

杨效颜、潘志贞夫妇无一日不在思 念着参加革命的3个儿女。镇江解放 后来陆续收到三姐弟战友的来信,方知

噩耗袭来,杨效颜夫妇悲痛欲绝。 在杨青年战友的帮助下,夫妇俩找到了 她寄养在老乡家的女儿。杨老先生噙 泪写下一首五绝诗《题画竹》:"我有三 竿竹,直上青云霄;生来不屈曲,哪怕暴

英雄远去,忠魂永存。1957年,赤 石暴动烈士墓修建落成,杨瑞年、杨华 年等73位新四军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 纪念碑上。在镇江烈士陵园和茅山新 在集中营,杨华年虽然无法见到姐 四军纪念馆中,"杨门三烈"事迹陈列室

牢笼,重新杀上抗日战场!"

四

这是杨瑞年在集中营里写给战友 的励志诗。他们相互鼓励,在斗争中等 待重返战场、洒血报国的机会。然而,

的高山密林,与闽北游击队会合。

人搏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赤石暴动后,集中营残忍地用大 规模屠杀进行报复。6月19日,杨瑞年 等77人被押到虎山庙的一个废茶园 里。20日下午,杨瑞年与凌红、徐韧等 7名女战士,面对宪兵的枪口毫无惧 色。杨瑞年带头高呼:"同志们,我们 的血不会白流! 抗战一定会胜利! 革 命一定能成功!"刽子手们急忙用机枪 扫射。这名年仅26岁的英雄战士,身

后,杨瑞年三姐弟仍然杳无音信。情急 之下,杨效颜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 他们都已牺牲。

总是引人驻足,久久凝思。



爸爸 放手吧 你的小熊出洞了 让你看一看 他的胆子有多大

妈妈 放手吧 你的小蜗牛 要去追梦啦

小木桩 你是不是等我很久啦 你的小蜥蜴 要在你的背上唱歌啦

把你唱成 一棵会开花的小树

一个快乐的跷跷板

一个两只脚的甲虫

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李学志配文

近日,新疆军区 某部中士安乐的家 人来队探亲。图为安乐和妻 儿在一起。

刘锦涛摄

那年那时

1950年冬,19岁的父亲作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一名战士,人朝参战。1951 年春,他在执行任务时负伤,提前结束战 斗回国。至此,父亲留下了两个遗憾:一 是负伤提前回国;二是他要寻找的"阿 吉",一直没能找到。

战争期间,敌人蓄意破坏志愿军后 方补给线,派飞机不停地进行轰炸。为 了躲避敌机和特务袭扰,父亲所在运输 队只能昼伏夜出,每5辆卡车分为一批, 由当地老乡带领,趁着夜色赶路。

那次运输任务,是往横城地区送一 批炮弹,要经过一处山谷,林木较多,隐 蔽性较好。由于前线吃紧,任务急迫,分 队决定黄昏就出发。行至天色擦黑,押 运头车的父亲猛然发现,不远处树丛中 有人影晃动,紧接着看见一枚红色信号 弹升空。父亲知道,这是埋伏的特务在 报告运输队位置。他立刻大喊:"停止前 进,隐蔽!"随即跳车向可疑人影处追 去。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暗处射来一 颗子弹,父亲左手腕一阵剧痛。来不及 细看,他顺着枪声,抬手一枪,不远处一 个人影应声倒地。这时,四周也响起了 枪声,其他押运战士赶来支援,和埋伏在 密林里的特务交了火。远处隐隐地传来 了敌机轰鸣声。形势危急,好在担任警 戒的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及时赶到。我志 愿军官兵和朝鲜人民军游击队配合,打 散了袭扰的特务。不久,敌机扔了几颗 炸弹后,也离开了。5辆卡车躲避及时, 安然无恙。父亲多处负伤,由朝鲜人民 军的后方部队组织转移。

当时,抬担架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 老人和一个小姑娘。父亲一再表示要 自己走,无奈伤势太重,几次试图从担 架上起身都失败了。小姑娘看见父亲 身上的血,"哦哦哎哎"地说着,满脸焦 急,轻抚父亲的肩膀让他躺下。看见父 亲皱着眉头想从担架上起身又失败的 样子,她又捂着嘴扭头"咯咯"笑起来。 父亲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可这银铃般的 笑声让他的疼痛减轻不少。老人个子 高,小姑娘个子矮。尽管小姑娘已经把 担架顶在头上,可还是有些倾斜。父亲 的身体不时滑下来,脚一触到担架横 杠,就疼得忍不住哼出声。老人和小姑 娘边走边说话,似在互相提醒。到了一 个平整的地方,两人将担架放下来。小 姑娘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小刀,"咔嚓"一 刀把胸前衣服上长长的结带割下一段, 蹲下来把父亲的两个脚腕绑在担架上, 又帮他将被子盖好。做完这一切,小姑 娘笑了,重新抬起担架。然而,没走多 远,就听"哎哟"一声,担架晃了一下,忽 然停住了。原来,这里是个陡坡,有积 雪看不清楚,小姑娘滑了一跤。她赶紧 放下担架,神色紧张地摸了摸父亲的 脸,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差点要哭 了。老人懂些汉语,夹杂着手势问父 亲:"同志,没事?"父亲赶紧摇头:"没 事,没事。"父亲有点担心小姑娘摔伤没

有,但不知朝鲜语怎么说,只好向她投

去关切的目光。担架继续前行,积雪在

老人和小姑娘脚下"咯吱咯吱"响着。

小姑娘小声地哼起歌来,老人偶尔应

色

和。父亲听他们唱着歌,望着天上的星 星不停往后退,竟迷糊过去了。 父亲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他 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枕边放着那截 淡紫色的结带,抬担架的老人和小姑娘 都不见了。父亲询问两人的情况,护士 说,当时急着救治处于休克状态的父亲, 没注意抬担架的人。父亲仔细回想,只 记得老人高高的个子,小姑娘清瘦的脸,

似乎叫小姑娘"阿吉"。 父亲伤好归队后,曾给在朝鲜的人 民军战友写信,打听老人和小姑娘,战友 回信说没有找到。父亲只好把回信和那 截淡紫色结带放在一个木盒里珍藏起

眼睛像一弯月牙。他听见抬担架的老人

父亲去世后,遵照他的遗愿,兄长特 意在一个春天去了丹东凤凰山,寻到一 棵开得最鲜艳的杜鹃花,把这珍贵的收 藏埋在了杜鹃花下,祈愿中朝人民的友 谊像杜鹃花一样美丽、常开。

生命中的星光

■沈义处



那天午后,我打开手机,一张照片不 经意地映入眼帘。这张照片翻拍的是爷 爷的照片。原照片有些泛黄,带着些许 褶皱,照片上的他笑得慈祥又温暖。爷 爷的笑容宛如一道光,将我拉回到我们 祖孙相伴的岁月。

记忆里的爷爷,是把我高高举过头 顶、穿过拥挤的人群,带我去看唱大戏的 "老顽童"。戏台上锣鼓喧天,花旦的水 袖翻飞,老生的唱腔铿锵,令我兴奋得手 舞足蹈。爷爷在一旁笑着,眼睛眯成一 条缝,粗糙的手掌时不时摸摸我的头,用 带着乡音的语调,慢慢给我讲戏文里的

我看累了想回家时,便用脑袋顶顶 他的腿。爷爷拍拍我的背,牵起我的手 说:"咱们回家。"那时的我,就像爷爷的 小尾巴,他走到哪儿,我便跟到哪儿。爷 爷就是我安全又温暖的港湾。

爷爷那双托举过我的大手还会"变 魔术",有时是把节省下来的饼干,悄悄 塞进我的手心;有时是放牛归来,送给我 从草地里捉的蚂蚱……这些温馨相伴的 日常,成了我心底的珍藏。

爷爷一生未进过学堂,便将读书的 期望寄托在了我身上。从前每次通话, 他总会问我"书念得咋样"。随着我渐 渐长大,求学之路越走越远,与爷爷也离 得越来越远。他对我的牵挂,却如同一 条无形的线,穿越千山万水,把我们紧紧 拴在一起。

高中时,我带回家的新奇面包,爷 爷掰成小块慢慢品尝,说"城里的吃的 味道就是不一样";大学时,我去黄河边 旅行,带回一瓶黄河水,他捧着玻璃瓶

仔细端详,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爷爷 一生未离开过脚下这片土地,每晚的 《新闻联播》是他了解外面世界的窗 口。我曾多次想过,带他去看看天安 门——这未竟的承诺,成了我心底永远 的溃憾。

爷爷少年时,抗战烽火燃遍山河,他 在侵略者的阴影下挣扎求生。父母早 逝,他早早尝到了孤苦滋味。成家后,这 份迟来的安稳,是他苦涩人生里难得的 甜。那头陪伴他十几年的老水牛垂垂老 矣时,他在家人的多番劝说下,才同意卖 掉。此后,他辗转难眠,坐在床边沉默了 多日。将近80岁时,他仍不服老,常念 叨年轻时能独自搬起压穗子的石磙。90 岁那年,他倔强地在菜园挥锹挖地,说 "人不能懒,一懒骨头就散了"……我性 格里的倔强,或许正是爷爷生命印记的

无声传承。 军校毕业后,我分配到海军某部。 后来,我调到离家较近的单位。爷爷从 未主动提出让我回家看看,他的心中只 认朴素的道理:穿上军装,就该报效国

直到爷爷离世前,我才从奶奶口中 得知,爷爷心底始终藏着一个不敢问出 口的疑虑:"孙儿从那么远的地方调回 来,莫不是在部队犯了什么错?"这悬了 多年的疑问,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在 爷爷的理解里,雄鹰就该在天空翱翔。 我回到离巢较近的枝桠,是否让他失望 了? 我多想对爷爷说:爷爷,您的孙儿无 论身在何处,都未曾懈怠,一直都在努力 成为您希望看到的样子——一名优秀的 军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爷爷生命的最后时光,我守在他身 边,直到他离去。我知道,他沉默却深沉 的期许,将化作不灭的星光,融入我生命 的航程。

